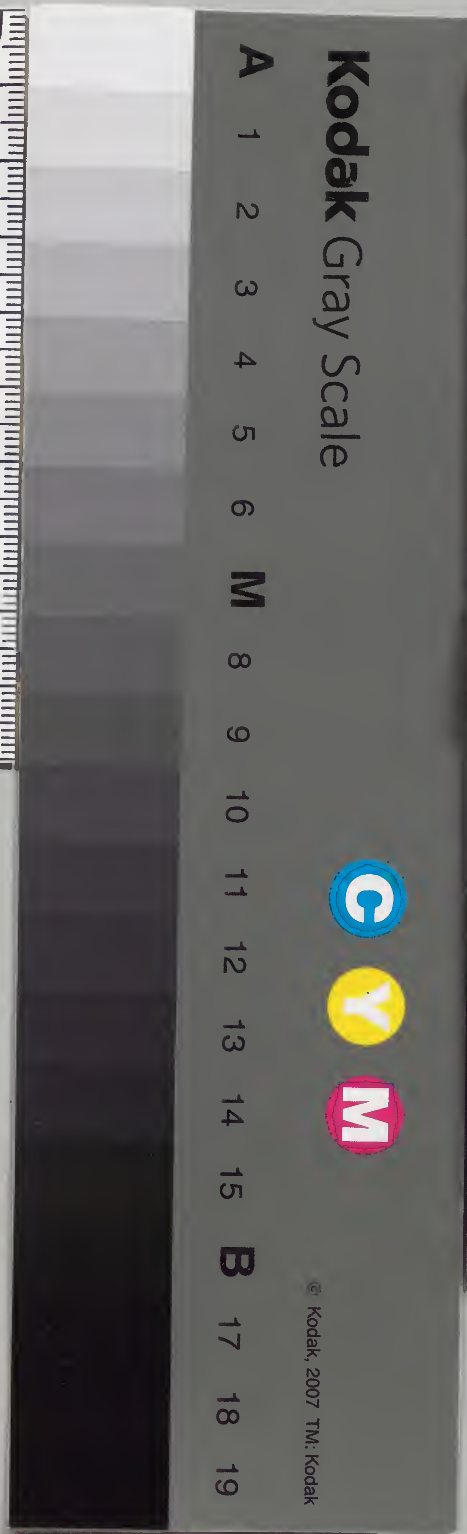


山谷全集

別集

廿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81	
冊數	36 (23)		
函號	圖	119	1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六

雜著

引連珠

長短星歌

論謝惜

論詩帖

戒讀書

論作詩又

論作字

墨說遺張雅

筆說

金崖石研說

別集卷之六

共六十五

瀘州桂林石研說

惠王子均研說

金崖研作覆斗說

封植蘭蕙手約

金液珠說

棊經訣

論俗呼字

雜論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六

黃庭堅魯直

雜著

引連珠

臣聞一雨所濡大小之生異類一氣所殺剛脆之質不同所以聖人因物以盡性神道設教而無功

臣聞千里運糧非一牛之力梓慶成鐻非一削之功是以賤能則智者困欲速則巧者窮

臣聞五種不美未嘗易田以耕百度凌遲何必變化而治蓋不役於物者不絕物不制於俗者不離俗是以手足以得輕重而任權衡目可以察曲直而付繩墨

臣聞人主治國在制法在擇相法不法在易相相非人下陵上是以仲尼用魯不使飲羊以誣民趙高事秦至於指鹿而欺君

臣聞析薪者求其理法古者師其意堅白則一物不察損益則
石代可知是故物有倦而思通聖人必改作事有簡而易致道
家貴因仍

臣聞宮商唱和乃知鍾律之前聖賢夙期不拘聘幣之末故至
精難以言說妙契參於自然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臣聞舜禹不世忠邪共朝良樂未逢駕驥同櫪是以匠石之手
易揮郢工之質難得

長短星歌

正月虎七澤陰風無避處少年射殺白額歸二十一歲賜旗鼓
二月兔翰墨功名歸四杜中山毛遂定從還十九上客誰復數
三月龍定力降來一鉢中昇騰便欲致雲雨十六開士觀雲風
四月蛇九蛇相輔成晉家屈原離騷二十五不及之推死怨嗟

五月馬十五國風多詩寫漢將山極天馬來二十五城不當價
六月羊十歲小兒牧道傍他年叱石金華路二十年前身姓黃
七月猴恒山八命列封侯當年傳國一十二想是衣冠騎土牛
八月雞二妙靈臺向曉啼五更風雨十八九殘月昏昏信可期
九月狗三窟深坑四荒走暮歸得免十六七黃盧朱雀皆在後
十月猪白頭一笑獻士夫殺身願為魯津伯申封蘭王十四都
十一月鼠列十二辰配龍虎二十二年看仙飛一朝化作編蝮
去
十二月牛百戶推肥醉九州角端圍寸二十五良弓之材牛帶
牛帶一作載

論謝悒

謝悒字公靜才氣過人遠甚初舉賢良帝值罷賢良平生治春

秋胸中甚落落而值罷春秋晚作鄧州職事官值看詳訴理所
言情元祐中訴父無罪被黜褫其官棄之士生而三不遇白髮
蒼顏亦可以安林泉而不得罪於不仕無義之論矣

論詩帖

陶淵明詩長於丘園信所謂有味其言者吾嘗見梅聖俞誦唐
人詩云雀乳青苔井雞栖白板扉聖俞甚愛此句柳子厚詩云
渚澤新泉清淵明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此句殆入妙也

戒讀書

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
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石有石刻

論作詩文

新詩日自出然其可喜之當不已乃到古人下筆處小詩文章
之末可足其然此下試留意奉為道之詞意高勝要從學問
中來爾後來學詩者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
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則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
證也作文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閱不厭勤耳舉場
中下筆遲澁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宜勉強於學問歲月如
流須及年少精力讀書不貴雜博而貴精深作文字須摹古人
百工之技亦無有不法而成者也但始學詩要須每作一篇輒
須立一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焉乃為成章爾

讀書要精深患在雜博因按所聞動靜念之觸事輒有得意處
乃為問學之功文章惟不搆空強作詩遇境而生便自工耳
所論漏屋飯蔬而有自得之色甚善甚善然猶世俗計較尺寸
太多似未善也萬事不可意古人遂以成聖哲安樂溫飽君子

所畏也

吟詩不必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兩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詩徒用三十五十韻子細觀之皆虛語矣要須意律諒田夫女子皆得以知之蓋詩之言近而指遠者乃得詩之妙唐人吟詩絕句云如二十箇君子不可着一箇小人也唐詩僧吟草詩云時平生戰壘農墮入春田如此語少時常記百十聯思其的切如此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多矣

凡人修學惟節畧今人文字似無益於用不若熟讀班固漢書自首至尾不遺去一句然後可見古人出處疑則闕之當求明師益友以講習也王定國謫金過我因出數十篇文字余謂定國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笑若必欲過古人宜盡燒之更讀十年

也定國詩極有巧處然少本也余自謂作詩頗有自悟處若文亦無長處可過人余嘗對人言作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至於雜文與無咎等耳

讀書不必務多若能精一遂可貫諸經矣至於寫字亦如此少寫須有常度亦不可錯也右皆家傳

論作字

晁美叔嘗背議子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書即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說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立敬和者摹放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但為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託終後

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南昌黃魯直題
數道人作大字筆勢已道勁可愛但肥字須要有骨瘦字要須
有肉學古人書隨其工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
醜拙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繁然者江南太史氏黃庭堅書
太字今都不見右軍父子遺墨欲學書者當以丹陽瘞鶴銘字
為則大字難為結密唯此書無點捺處顏魯公書宋開府碑瘦
勁端重極近之 右見石刻
李書欲先知用筆之法欲雙鉤迴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
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
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字欲如人有精神細觀之則部伍皆中度
耳

墨說遺張雅

曹魏時有太常仲將德性尚明多能鄙事其所作墨如點漆
今觀其法和煤外止用丹砂大要是膠法妙墨法須自煮膠膠
浸自牛皮盡割去連脂膏漆又割刮去毛毫皆上墨也片切熬
成即用和煤此名第一膠老乾取他日水泮之用即名第二膠
膠入水二墨成不作膠氣使用亦不滯筆以上工也梓潼張雅
不能和煤而善作巨勝煤蜀無佳墨工如雅不易得也故喻以
古人法余聞雅亦參禪問道欲入九流然但禮拜無眼阿師隨
杜撰道人談金丹恐只虛生浪死耳

筆說

歙州呂道人作墨池含墨而鋒圓佳作也宣州諸葛家懋心法
如此唯倒毫淨便是其妙處蓋倒毫一株便能破筆鋒爾宣城
諸葛高繁散卓筆大聚筆長寸半藏一寸於管中出其半削管

洪纖與半寸相當其撚心用栗鼠尾不過三株耳但要副毛得
所則剛柔隨人意則最善筆也栗尾江南人所謂蛤蚱鼠者歛
州呂道人非為貧而作筆故能工於是以此授之黟州道人呂
大淵心悟常伸將作筆法為余作大小筆凡二百餘枝無不可
人意因見余家有割餘絨皮以手搥之其毫能觸人手則以作
丁香筆今試作大小字周旋可人亦是古今作筆者所未知也
往在黟道有嚴永者蒸獺毛為余作三副筆亦可用然永未嘗
知筆中善病不能為他人作字也大淵又為余取高麗猩猩毛
筆解之揀去倒毫別撚心為之率十煇七用極善乃知世間法
非有悟處亦不能妙

張遇丁香筆撚心極圓束頤有力可學徐李海高朝詩字侍其
瑛諸葛元皆不能也作藏鋒筆寫如許大字極可人意最妙是

鋒少而有力也

金崖石研說

初石工不善作墨池內外壁立出墨瀋難又常沮洳敗墨元符
三年二月嘉州李堯辨為子琢兩石壁皆陵夷乃便事紹聖四
年春正月雨水故人蓋明仲守萬州為余斲金崖石作此研

瀘州桂林石研說

瀘州桂林之石其材中研瀘人不能采而富義之民采之所謂
楚國有材晉實用之工李辨琢此研窪堙皆中度

惠王子均研說

涪翁用桂林石作此妍惡其太重故剝其腹至荊州以贈王子
均

金崖研作覆斗說

紹聖四年正月雨水故人蓋明仲守萬州為余劄金崖石作此
研堅潤宜筆墨而魁梧難為室乃作覆斗使之不塵

封植蘭蕙手約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窗外封植蘭蕙西蕙而東
蘭名之曰清深軒涉冬既寒封塞窓戶久而自隙間視之鬱鬱
青青矣乃知清潔邃深自得於無人之境有幽人之操也余既
獲謫疋宜州則以蘭二本蕙八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為卒調
護之有士大夫欲遷而去者可以此券示之崇寧二年十二月
丙午山谷老人手約

金液珠說

開封祝天貺屈蜀紙對流金液作珠遂巡而成丹
石性能溫而實下推陳而致新陽物也而濟以火則其

也易為而明者下而成其連與石則止故不凝滯而
為疽余吳之誠有補於衰形而不疾人故書其說以遺之

碁經訣

初下十子以來進未可謀殺退未可占地各逐其宜以求有力
此立理之道下及三十子以後布置稍定須觀局之強弱或占
地或刑剋必觀於利此乃用行之時也殺不必須得地不必須
破占不必廣此三者取捨之道碁之所切無出於勝儻或局勝
專在自保或局弱即須作行然作行須是敵人有釁無釁而動
必敗之道也碁之機要多在外勢取向之要在於鴻漸碁有三
一者欺敵二者不辨局三者多錯又有六病一者貪殺二者
取捨不明三者無劫與劫四者苦覓奇行五者知微不妨六者
稍勝望籌碁之大要先手不可失局初有大利方可棄之局中

有倍利方可棄之局末有不得已方可棄之古之經訣皆述簡
易貴於立理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或逍遙得極高道自樂終
句雅淡是其長也

論俗呼字

嘉卿假直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遵軌轍曰川嘉
直

孔子於鄉鄙恂恂如也漢碑今在者多書黨作鄙恂恂凡古人
書複語則書二字今人或於字下作一點或兩點皆非也

橙橘屬也棖兩旁長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黃江橙棖玉藻
曰君入門土介拂橙棖音太族之族武陵有一種小橘名棖疑
即今之金橘今人書登切為橙非是

真音真多節目也其胸次不坦夷舉事畫計務出獨見以垂
迂人為賢者也

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壘蓋象古之魁壘之士彷彿其
言行也

袈裟天竺道人衣也梵語本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佛律云
道人不得着一切上色衣當染作迦沙色此譯師書律時畧梵
語也至梁葛洪撰字苑下皆著言道服也

扇音倭物不蠲也蜀人語

鏡切使令人不循謹便利也

倬初孟士大夫容貌不恭順應對不雅馴也

雜論

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腴魚腹下肥處也故杜子美
詩云偏勸腹腴貴年少

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鄭司農云醢食以酒為餅賈公彥云醢粥也以酒醢為餅若今起膠餅鄭司農云糝食菜餽蒸賈公彥云若今煮菜謂之蒸菜起膠餅蓋今炊餅蒸菜蓋今裹鯖耶蜀人凡果蔬皆漬之醢以為蒸餽周官醢人云醢人掌五齊七菹王舉則供齊菹醢物六千甕齊即醢也豈蜀人尚有古風耶

在旁曰惟在吐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凡言設大次小次者皆幄也大次在壇壝之外小次去壇遠矣

凡言貨賄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自然物賄以人功乃成水鐘曰澤澤無水曰藪

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通行曰饋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相與皆可曰饋

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鄭康成云耒耜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今昆陽城中有漢街彈碑音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鄭康成云地慝若瘴蠱然賈公彥云瘴即瘴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所為也

保氏教國子六藝三曰五射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并儀也五馭鳴和鳶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

左賈公彥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相連而去也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

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并儀者四矢貫鏃如井之容鳴和鳶者和者在式鳶者在行升車則馬動馬動

則鳶鳴鳶鳴則和應逐水曲者御者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者竭纏旃以為門間容搖驅而繫則不得入舞交衢者

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驅禽獸使左當人君所射凡君自左射故公彥又云此當先鄭別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以義而言則不可言別有所見則可又不知公彥何依據如是訓釋也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云大市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為兩書一札同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民弃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太祝办九擗擗即拜也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也二曰頓首拜叩頭至地也三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言謹空蓋空首也九曰肅拜俯下手若今時禮也又曰介者不拜左

氏云為事故敢肅使者又曰推手曰揖引手曰擗宋子京別錄多云伏奉手畢南人謂筆為畢因效之蓋以為手筆耳子京為謂手簡爾雅簡謂之畢學記曰呻其佔畢

上古之人夜則伏常苦恙蠱食人心故晨興相見輒相問言得無恙乎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綠嶺茵桂臨崖旁植龍目側生荔支故張九齡賦荔支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鮎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頰也龍眼惟閩中及南越有之太冲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賁土物之貢至於言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雲壑布衣蓋言臨武長唐羗也左傳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瘥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右皆家傳

旬鄉云蠲六跪而二螯其實八跪也蓋古人作語詩有省不省耳揚子云蠲蠲郭索後蚓黃泉語約而寡過也右有石刻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六

黃庭堅先生別集卷第七

黃庭堅書

疏

聖節功德疏

祭醮青詞

玉山祈雨文

智海禪院大殿功德疏

智海塑造佛殿功德疏

慧林修寢堂僧堂疏

和州褒禪溥長老開堂疏

請黃龍慶老疏

代蘇魏公以因聖寺為報親請主僧疏

雲巖律院打作十方請新長老住持疏

華嚴修造疏

慧林齋僧疏

乞浴疏

青城山方廣院求化疏

為僧求化三衣疏

乞冬炭疏

黃龍山設浴疏

設浴口語

祭文

祭司馬溫公文

祭司馬諫議公休文

祭外舅孫莘老文

將葬叔父給事祭文

代四十五弟祭伯父給事文

叔父十九先生祭文

代祭王朝議文

母壽光縣太君祭非熊文

代兄祭非熊文

祭園明大師文

彭城叔母祭文

祭樂夫人文

十八弟新婦裴氏祭文

十九弟新婦李氏祭文

又將葬祭文

祭十一舅母安福縣君范夫人文

疏

聖節功德疏

天降真人撫世而百神受職帝臨諸夏嚮明而萬物資生罄率
土之歡心奉同天之令節祇臨普供法施圓成伏願 皇帝陛
下聖德日躋神功時邁文明在御同符十方之尊福祿來崇茂
對三祇之求

祭醮青詞

惟上帝垂高明之鑒於萬物有父母之心日月照臨不漏絲髮
雷霆作解滌除外愆齋戒之誠物或微於一勺疾痛之苦聲必
達於九關雖三災彌綸俯存行業而一心懺悔仰望慈雲伏惟
左右萬靈清明同德普垂孚祐曲庇餘齡

玉山祈雨文

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告于玉山之神作鎮此邦能出雲雨食
口十萬實依神休乃六月交稻方水得旱乾無澤西南其風雨
將愆期民則無歲怨嗟盈野豈神本心其職思其憂敢用控告
神其呼吸明晦風馬雲車行天作霖百里多稼享民報事豈不
休哉

智海禪院大殿功德疏

華岳三峯基從累土無疆千里源發濫觴積之豐屋部家求者
繫風捉影及此天臨日照誰不舉手低頭六眾今日一會還當
得佛事也無若道當得為甚麼諸人開眼不見佛若道當不得
太平上座草鞋撥笠踏破紅塵可不是佛事朱祁居亡及諸檀
越信手拈來盡成金碧可不是佛事堂中清衆翳除補洗之餘
化為天蘇陀饌可不是佛事雖然諸人各各將來杓柄輸他典
座不可酸謙裏較不着不托裏撥不着去也宜須剔地成紅三
就作禪臘月二十二特地滿城春晨鍾暮鼓兩足尊千秋萬歲
聖天子謹疏

智海塑造佛殿功德疏

畏鷹之譎依佛影而清涼失水之魚聞法音而解脫故此如來
名相皆為入道門庭但能隨喜莊嚴悉受當來記別四山相逼

三界無安象教之中法檀爲上

慧林修寢堂僧堂疏

石丈中天之臺基初於累土萬牛回首之木可致於通津總其
成功實出衆力今此方丈之室安衆之堂取辦一時或墻高而
基下閱茲十稔旣上雨而旁風能令鼎新村在檀越夫沙門者
剃頭洗鉢坐夏過冬身如浮雲何有定所雖然老翁種木成陰
以待後人貧女獻花遇緣不可空過

和州褒禪溥長老開堂疏

法法不隱藏諸佛尋常出現人人自具足祖師所以西來止爲
門外貧兒天然外道自無分珠宮貝闕只認得馬後驢前要須
本色衲僧指出現前佛性慧空寶刹舊店新開竊聞長老溥公
積玉藏輝自埋於俗法雲澍雨今正其時水是水山是山提起
雲門拄杖行即行座即座截斷褒禪脚跟不惟驚法海之魚龍
亦以潤太平之草木

請黃龍慶老疏

大乘講師面墻頓教小根魔子裨販如來邪法崢嶸如惡義聚
正宗淡薄如指爪泥病在膏盲藥資瞋眩况黃龍山者無生師
子之窟不二旃檀之林超慧之海燕雷聲宗徒所記南老之佛
脚驢手野老猶傳來坐道場屬當先覺竊惟長老慶公提諸佛
正印是衆生醫王而目視雲霄陸沉丘壑諸方勸請堅拒不回
宴坐十年草深一丈是必能射不射之手爲無爲之功若然者
三七日中能仁即非聖事五十六億慈氏不當下生伏冀開枯
木之花重光祖席發窮源之水大布慈雲於此同時但沾法味

代蘇魏公以因聖寺爲報親院請主僧疏

因聖得名舊矣報親自天錫之山月林扉或改衆人之觀粥魚
齊鼓豈異向時之聲舊住長老澄公透黃龍之三關用臨濟之
一喝獨以道為伴侶不隨世而陳新甌水爐香終借松楸之潤
曉猿夜鶴將從杖履之遊所冀謙光曲從勤請

雲巖律院打作十方請新長老住持疏

雲巖打作十方新長老來住道場麒麟不可捕狼驅除分付當
行量才補職宜辨真假監院庫主直是官不容針知客維那又
要私通車馬首座必能伸於千夫之上典座又須屈於萬夫之
下處處積炭堆柴方可過冬過夏澆茶必須熱湯澆浴亦是瞎
堂細鉢飽炊飽湯籠餅去皮去糠響板木魚聲絕食桶乃可過
廊不能為衆竭力典座却是大伯但知勤惰功過局頭付在典
座若得冬溫夏涼長老端座法堂還把家家拄杖浩歌一曲歸

編

雲巖修造疏

遍照如來世界海寶嚴宮殿趙州古佛三十年折脚繩床道不
虛行理惟一味此華嚴禪院者昭陵皇帝百福所嚴毗盧遮那
一會如此而丹青黠昧土木欹傾屬在檀那崇茲佛事夫沙門
法者終日喫飯不破一米終日着衣不掛一絲縱令法席重光
不動鎮州一草若有見聞隨喜功不虛稍當令大衆為白牯狸
奴念摩訶般若波羅密

慧林齋僧疏

九年面壁難為作者當仁十會談經且下菩提種子若生正念
即見如來故以受持讀誦而助宗乘林敷飯食而作佛事轉八
萬經卷觸目文殊普賢營百千僧齋不擇旃隨舍利普願十方

檀越同發此心

乞浴疏

掃除溫室鑿王開種福之田忽悟水因童子納破塵之印皆從願
力登濟聖功設欲薦彼沉淪懺波羅夷罪或為祝延喜慶作阿
彌陀因即布七淨花具功德一滴之水普遍莊嚴仁者俱能發
心如來無不實悟

青城山方廣院求化疏

方廣道場昔香林遠公常於此處大作獅子吼今揚岐之孫純
公應緣出現照破野狐窟此兩箇沒用處漢是平等無心道人
鍾鼓之音震驚百里粥飯之供蔭覆十方凡為當來龍華三會
聽法之人隨喜結緣物無多寡經云供養阿羅漢千人不如供
養一無心道人如來妙語真實不虛汝等施心功德無量

為僧求化三衣疏

一人若披佛衣三族不墮地獄所以捨在家煩惱緣受檀那清
淨施攝十方同入正念雖萬金不枉秋毫隨意必能生喜知恩
決定報恩

乞冬炭疏

道人家風滴水滴凍坐則蘆穿膝立則雪齊腰雖然凡聖同居
事無一向要且折籬補障共過三冬一句曲為諸人遇緣一可
空過

黃龍山設浴疏

二月十二日山谷道人施清衆溫浴一堂金粟老人道八解之
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花浴此無垢人且道無垢人又浴
箇什麼於此薦得不妨冷暖自知其惑未然請問木皮居士

設浴口語

根塵不偶空水無依從本光明誰為垢淨我今施茲八功德水浴此大修行人處娑婆界中順如來法事然願同袍袖子隨喜白衣皆慈妙觸之華不染戒香之印受斯法施介我壽祺恭惟大覺證知

祭文

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篤生溫恭不愧于屋漏守死忠蓋可薦於神明惟天下信公不疑惟公以天下自任三后在上照知赤心兩宮臨朝眷倚黃髮四海岌岌未知息肩公執樞機重宗社于九鼎公定國是決與喪於一言所進忠賢拔茅連茹其去姦佞跡無遺根涇渭洞明凜乎太平之漸維揚太尉晚暮而志愈篤山司空中立於

朝甄拔人物楊文節間扶挾以對廷英汾陽徹樂中丞毀堂崔文正有輿至中書除吏八百考公名實可謂兼之嗚呼蒼月之間經營見效如此尚假日月沆觀崇成如何彼蒼殲我哲輔有身可贖誰不願然謂天不慈以公兩泣惟時訃聞兩宮震動帝臨明堂受輦不賀未足以盡哀公之志上公開國儲以貂蟬未足以盡顯公之心人之云忘邦國殄瘁爰輯斯文為天下慟悲不能詞公尚饗之

祭司馬諫議公休文

嗚呼公休重厚而明惠和而清小心畏義臨淵履冰學問醇一宜在君側執經二年獻納是力內行孝恭金玉其躬廩粟笥衣惠于九宗昔文正溫公弼亮二聖勤勞而隕遺我後慶補衮之闕再有王命曰其忠清獨似先正公休盡瘁不敢告勞輟食賜

金尚其能朝太醫技殫疾殆不起聘醫於魯魯有老李醫稱耄
老不能千里民勸就馬曰吾相之子九月訃聞兩宮驚歎秩諫
大夫寵銘其旌不忘忠清又厚賻之其丘其孤俾調護之朝思
良臣士哭畏友嗚呼吉人胡不黃耆銘旌飄飄無復平生祖行
以觴有淚縱橫

祭外舅孫莘老文

嗚呼萬物汙汙隨川而東金石獨止何心於逢天地雷雨草木
爭長松栢不春以聽年往惟公豈第而勇沉足以制群輕之命
重遲而志厚可以寄不御之權若拙也而巧於慎獨之行若訥
也而辯於得意之言孝友蒸蒸內行玉雪律貪敦薄無有玷缺
心醉六經仕則面墻公為郡邑禁止令行往在熙寧弼臣造膝
誣公懷姦不工應卒公蹈其機寤乃自陳人言公枉我則觀仁
雖疾猶美如西子顰元祐初政公又大諫不忤不侵作體國
而論公於相士如九方甄遺其皮毛論其絕塵凡在縉紳多自
公出轅下千里皆載稱述公侍母疾結帶三年勞動恐憂鬢湏
皤然流落歸來公亦既病猶望公起典司國柄去歸淮南公病
益侵人物眇然我憂其深二月丁酉公擇去化厥明戊戌公亦
命駕邦國殄瘁詩人永懷失二長者我心陰哀我初知書許以
遠器館我甥室飲食教誨道德文章親承講畫有防有範至今
為則小人有親又有官箴公喪不臨歛不撫衾溯風賈涕亦隕
我心維當絕絃以報知音平生斗酒同此臭味敬奠以聞其舉
斯觶

將葬叔父給事祭文

嗚呼叔父躬行之節足以律貪敦薄立朝之義足以尊主庇民

雖陰功隱德潤澤天下之半於叔父之志百未一伸歲在壬申
天殲德人病不能朝牖下拖紳啓手啓足無媿明神皜乎其白
不可淄確乎其堅不可磷我欲歸怨於人與人無惡我欲歸怨
於天天既生德尚有遺美與世作則挽車在行無淚續哭松柏
降霜臨穴惴栗我等在世百身何贖終天一觴心隕于谷

代四十五弟祭伯父給事文

嗚呼我少不天從母霜露終歲歸只又失所怙幼小近市未聞
詩書不知毋慈不如鳥鳥越在田間瞻望千里金玉之音言提
其耳手足之故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維我伯父沒身之澤尚以
榮我童負立山幾何不墮伯父之教終不可忘入則在室升則
在堂自今至于後日束身脩行不瘵于官我母之慶思孝思純
肯其溫清有違斯言天實殛之酌酒隕心終天一辭

叔父十九先生祭文

嗚呼叔父孝恭慈仁足以助鄉官之化明哲淑慎足以追大雅
之風數術窮天地而談萬物之宗學問貫古今而參百慮之致
先生既無求於世世亦無求於先生所以耄老詩書陸沉丘壑
功烈無述文章不昭豈不悲哉昔在田里待坐從行飽聞金玉
之音實入芝蘭之室清規映俗孰能磷淄和氣格人不以聲色
子弟之過不喪鄉評而恐達先生之耳邑里之訟不之公府而
求直先生之庭維先生匿智韜光就陰息迹惕畏幾於數馬清
慎過於辭金見賢思齊如將弗及聞人之過默而識之故能上
下之交纖介無悔耆艾之歲宴安就閒致功巖穴之間不復經
綸之夢謂當康彊百歲保我後生不圖旣凶日月遄盡誨言在
耳叔父何之酌酒盈觴不見平生之笑語實泣伏地豈其黃壤

之聽聞哀哉奈何尚饗

代祭王朝議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七日戊申趙郡李氏二姨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故提舉朝議姨夫之靈惟君孝友敦睦刑于室家信厚忠純載在婚友恤孤振乏設心慈仁問道好賢不遜聲色宦學自力庶能顯聞嶺南五郡去思猶在謂宜黃髮以託本文厭世去仙中壽而止惟我女弟早乘魚軒抱攜孤孫哀疚何忍婚姻之故酌以告別皎如平生尚克來饗

毋壽光縣太君祭非熊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三月壬申朔十二日癸未毋壽光縣太君李氏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幼子二十四郎之靈嗚呼康州捐館汝在懷抱從我難厄餬口四方以余嫠孀致汝昏晚命之奇蹇趙氏不減既壯而鰥六見寒暑擇對齟齬迄以無家予負於天令汝暴橫心摧肝裂何地寄哀白日昭昭棄我何適維汝乳母乳我三子皆不中身禍酷如此汝念乳母在後而單我尚撫之如三子存吾年七十眼暗足跌汝歸殯宮不得臨穴拍棺一慟淚盡唯血嗚呼哀哉

代兄祭非熊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正月己卯朔二十九日乙未兄大臨以清酌時羞之奠昭告于亡弟非熊之靈爾競豪爽快才不闕二字可以亢宗聞之先親稟命不融不能中身客土風露草闕一字闕既陳痛我手足我忝如新我等不天安康棄養以爾同歸及茲大壑臺平之原先君所卜其杉其松窳以昭穆二月戊申安康祖行爾亦就次恩如平生別酒一觴有淚從橫右皆家傳

祭園明大師文

先生有與元勝贊府書中云園明塔銘祭文中已具之者銘中更不復出也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九月甲子朔初四日丁卯山谷老人黃
某敬以龍茗水沉時菓齋蔬致祭于故園明大師無演公之靈
曰嗚呼園明萬人之傑千人之英向使為儒師友琢磨庸詎不
為子雲長卿向使為吏為師為長庸詎不為公歸張敞蚤被佛
縛於師有光筆端古本什公友郎以檀嚴佛能軒能輕不作則
已作必賊世文章記問圖畫書詩人一為多能獨兼之一朝棄
家天脫其羈浮江下漢訪道求師譬如蒼龍蛻其大身留體一
髮卷藏自珍往雖出家日用世灑作無義語覆不淨業行求正
眼還我光明作為雷霆以雨四溟方行萬里出門折軸清明粹
溫今見朽骨歸船雨泣天容泫泫我羞清供如公初心尚饗

彭城叔母祭文

嗚呼昔在叔母有齋采繫媿德主饋人無間言娘子孝友令承
几筵中身不考何罪於天涯聞哀不能駭奔隱旌東來哭於
國門遷次十年客非吾土雙井之原今復其所某等幼小撫於
備聞教語音猶在耳瞻仰處哭輓靈車淚落樽俎

祭樂夫人文

嗚呼夫人禮足以承祀義足以託孤風雨抱雛迄今燕居我有
息女往奉盥櫛夫人慈之如女在膝不見顏色今二十年淮安
之下卜維新阡山川悠遠不聞哭輓千里牲酒以寄繾綣

十八弟新婦裴氏祭文

嗚呼夫人微柔懿恭承親祈祈諸婦率從謂當有子以亢我宗
如何不淑奄忽觀函我與汝父兄弟朋友昔見襁褓今見旌柩
恩情之痛倍絕倫等撫心祖行以文薦酒

十九弟新婦李氏祭文

嗚呼惟舅氏之玉女徽柔順從歸我季子家人相慶宜受象服以蕃子姓如何不淑逢此百凶兒隕于襦遂弗寤與平生家庭言不出口臨絕之音甚義而禮孰予之美而奪其齡臨觴一哭誰不失聲嗚呼哀哉

又將葬祭文

嗚呼夫人舅氏季女黃芝紫蘭潤澤露雨選對一時歸我季深似不能言家人歸心有子不淑身亦夭橫生人之痛哀可隕性昔在舅氏育我諸孤祝爾兄弟繁然不殊臨喪一慟痛在手好酌酒祖行瘞此佳玉嗚呼哀哉

祭十一舅毋安福縣君范夫人文

嗚呼夫人令德孝恭佐我元舅肅惟子宮柔不選悞剛不思克誰傳誰師金玉天質蠡斯多子扶牀坐膝笑之怒之慈視如一夫人歸止不及皇姑事我安康進掖退扶酒肴枕簟温清起居婦拜姑老尊重則傲倚嗟夫人老而克孝誰不淑壽大國楚秦孰是夫人而不中身兒皆詩書女亦箴紉得喪秋毫彼亦何邱庭堅等来自江南哭奠藁葬毀瘠餘生哀深母黨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七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八

黃庭堅魯直

行狀

叔父給事行狀

宋故宣州觀察使贈太尉和國公趙公行狀
叔父給事行狀

黃氏本婺州金華人公高祖諱瞻當李氏時來游江南以策干中主不能用授著作佐郎知分寧縣解官去游湘中久之念藏器以待時無兵革之憂莫如分寧遂以安輿奉二親來居分寧因葬焉公曾大父及光祿府君皆深沉有策謀而隱約田間不求聞達光祿聚書萬卷山中開兩書堂以教子孫養四方游學者常數十百已而仕於中朝多鉅公顯人故大夫公十伯仲而登科者

六人凡分寧仕家學問之原蓋皆出於黃氏公少舉進士有聲場屋間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宣州司理參軍治大獄亡慮百數無不得其情公去官老獄吏嘗竊歎息以為獄官能盡心於治獄不可欺以秋毫仁厚精密前後未見其比移虔州會昌令治公家如營私視民病如在已會昌民健訟善匿情成獄戶婚事多久不決公開導教勸之待以恩意因鈎索其曲直久乃皆服其治大獄多可傳道蓋世稱仁厚吏者徒苟欲生之公則不然曲折務盡其情要使不冤然後已故會昌民至今思之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鄂州崇陽縣未至丁母夫人蓬萊縣太君徐氏憂服除江淮發運使張頡舉充句當公事未行或薦公於王荆公荆公召至中書問免役法公以但知舊法牙規對荆公問甚悉曰能留心舊法必能辦新法矣薦於上遂為司農寺勾當公事召對便殿訪時事公對曰陛下意在惠民法非不良而患在奉法之吏多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奉法之意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恐陛下不盡察也河北郡縣被水河東河南京東西皆旱淮淝飛蝗蔽野江南疫癘恐陛下不盡知也遂命公同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河北河東災傷賑濟道除知司農寺丞公以荒政十二為科條州縣可行者以付守令其大者或請或遂務以濟民不專於黜不職之吏立威而已歸報使事又言所見民間不便於改法者數條明白上謂執政曰黃某忠厚可使除太子中允利州路轉運判官既行就差提舉

秦鳳等路折納欠負公一聽輸粟優估其直凡折納五
并餘萬召為司農都丞異時命陝西轉運司為兩路移
用常苦不足公議兩路賦入簿厚事權重輕皆不侔使
者各為備邊之計偷自便而已其移運糴買勢必相傾
故每告乏請復通為一路後卒如公議除監察御史稟
行熙寧十年七月也公疏言一人之智不若十人十人
之智不若百人此有餘不足之辨也成天下之務莫急
於人才願責兩制近臣監司郡守各薦所知一人陛下
因所舉而任之於其能否成敗之際亦足以知天下之
大吏所以事陛下者上用其言敕內外待制以上臺諫
官三路都轉運使至諸路轉運判官各舉才行任陞擢
官一員於是應詔者百餘人公又疏言勢孤地寒遠跡

下僚者既得以名聞於上願詔中書審察其能而用之
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又疏言自五年以來天下
水旱下戶實蒙支貸倚閣之惠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
惟久饑初稔累給併收是使百姓遇豐年而思歉歲乞
定諸路舉催欠負上二等戶三分收二下三等戶收半
仍飭官司聽民折納又言都檢正俞充結中人徼幸富
貴不宜使佐具瞻之地并言王中正任使太重恐為後
憂又面論之甚切上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如何耳
公對曰雖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御故四凶在朝不
廢時雍彼皆才器傑然過人任使稱意為後世慮故於
亟之耳上曰且置此事河決曹村京東尤被其害今以
累卿遂充京東體量安撫公條舉百餘事大略疏張澤

灤至濱州以紓齊鄆而濟單曹濮淄齊之間積潦皆歸
其壑郡守縣令能拯災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發
倉廩府庫以振不給水占民居未能就業者擇高地聚
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者遣吏移給之皆使
有粟所灌郡縣蠲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筭使吏為
之道地止者賦居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故假官
地而勸之耕恐其殺牛而食之故質私牛而予之錢棄
男女於道者收養之丁壯而飢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
三十四壞民田三十萬頃壞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卒事
所活飢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
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當牛借種錢八萬六千三
百緡歸薦士大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也差同結絕相州

獄事初相州事發於皇城卒事十九不實知雜御史蔡
確鍛鍊成獄以此自媒中丞鄧溫伯御史上官均上疏
論之溫伯又在經筵造膝而論確耳目長具得溫伯均
所言又善伺察中人主意即論溫伯均朋黨為邪與罪
人為地又任殘賊吏目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寃者
輒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及上遣黃履李舜舉按狀
而囚以為如前皆引服於是天子不疑確而溫伯均皆
得辜均猶獨上疏爭之公至未幾而具獄上矣公嘗謂
子弟吾失不極論此獄甚愧於上官御史也提舉南郊
事務斟酌損益為南郊式二十卷監試國子監開封進
士奏增損貢舉式進士以為便已事對便殿言近歲雖
以經義取人大學諸生文章體制未能近古大率集類

章句聯屬對偶風傳四方謂之新格不禁其漸文章反
陋於作詩賦時乞申敕教官稍令務本以採學者之原
改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賜緋衣銀魚元豐三年權發
遣河東提點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明年秋召閱澤州
保甲補官者五十八人特改一官八月麟府軍興兼權
轉運判官又差定代州地界公條具曲折為十二寨圖
以進且言建議者以分水畫界恐地勢不能盡然啓豺
狼心失中國險固其後遼人果責分水之言包取兩不
耕地據有形勝下臨鴈門父老於今以為恨及王中正
發軍興皆用一而調二其數皆千萬計或非所急或非
所用轉運使陳安石計不知所出奉行唯力恐不辦或
增調之一道騷然百姓腹剝至骨公為言主將非其人

勢必敗事而軍興雖難然酌事宜以不之而已何
忍自竭根本安石字謂公夷仲安石老業今日但保首
領歸安能顧惜待制其任國家大計蓋如此公每為中
正言朝廷大體民命重寄贊道其所長稍稍規之初雖
樂言不以為忤及將出界取公錢鉅萬為特給中正父
子多自予餘以差給凡在軍者公為言斂天下以奉一
方皆出於不得已願更為縣官愛惜中正始怒是時隨
軍使臣負二百多請託徼幸成事或父子兄弟皆在行
中正已取其半莊公岳趙咸將漕隨軍公在塞內主續
餽餉欲部分使臣護道路而中正所取之餘盡隨公岳
咸無在者師去界已百餘里移文追之皆不報公為勾
當公事孔文仲當自馳往取之夜置酒與文仲訣文仲

泣曰公行軍外事不可知使臣自從軍非公責也公曰
王事當計成敗豈但塞責耶從十數騎盡夜追至軍中
正等皆大驚公罵公岳成取使臣五十餘復歸因上疏
言大軍必無功未有以善其後乞募民入芻粟實塞下
得以補官及一切除罪少寬近邊百姓已竭之力已而
大軍潰歸中正歸罪轉運司應副華方且言黃某不肯
協心同力上遣御藥竇士宣薄責華方十事公以書對
稱死罪皆實有之繼遣開封府司錄喻陟就潞州置獄
安石以應副漕輓免就獄公獨對更月餘但坐奏請張
皇降一官在職如故師出以元豐四年各降官以五年
三月是冬以絳州王達羣盜阻山橫行劫略達張紅繼
以入縣鎮奉詔督捕盡十二月悉捕斬之六年六月還
所降官又以教保甲應格進一官詔按邊州違法送
事至嵐石州道遇苛嵐軍流民經略司奏請已被旨給
路糧遣還本郡而老幼二千餘口號泣於道擁公馬首
自言昨以与多糴貴斲來就賤分鋤一夏麥已見穰粟
已立苗頽及分田乃歸公即慰諭移嵐石州未得發遣
立為奏入內侍省遞其言所問情實如此臣不敢以憂
非其職為嫌改朝廷之成命為罪竊惟老小二千口不
得其所陛下必為之動心聞數日遂得報可其請十月
罷提點刑獄為推發遣同提舉保甲視轉運副使八年
九月詔以明年正月罷赴闕司馬温公言間居往來陝
洛間聞河東民言甚美因熟問治狀呂正獻申公亦言
河東軍興邊民德公甚厚顧朝廷不盡知耳公在河東

六年未嘗乞赴闕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故在陝西
河北獨不賜戰袍元豐末他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
官吏羣盜通行數州獨河東保甲不為犬吠之盜元祐
初除尚書戶部郎中治左曹二月差按察成都等路茶
事兼体量邛州蒲江鹽并利害先奏罷陸師閔所行公
私甚病者乃其奏曰臣奉被使旨所至訪求利害至熟
推茶之法實有害於川陝之民蓋官司不原朝廷立法
本意希功幸賞以得為多於是禁網滋繁百姓受敝陸
師閔立法最虐故取利最多上累國體下斂民怨中外
臣寮所言茶事害民六科皆有事實若遽論之不若盡
以予民使園戶自賣商賈自販官收稅引及歇馱錢並
復熙寧以前博馬之弊無交易之煩無脚乘之勞拱去
故敝一從私便無後可議若致詳於公私之際則先當
議民其次商賈其次邊計利害各有所在也今蜀民通
患幣輕錢重商旅齎攜息不償費若不捐推茶盡與商
賈則百貨未能通流脚乘未能猝備非唯園民之貨鬱
滯絕其資生之路若蕃市交易萬一不繼亦足以害經
久之法今若捐十一州之茶與商賈仍以川陝四路及
關中諸路與之為受茶之地宜若可以盡泄川茶以補
蜀民久困而官以善價取雅州興元府所產以贍熙秦
諸州酌中法以為邊備於理為可於是朝廷許同轉運
司盡公私之便商度立法公又奏曰產茶之地盡在川
路賣茶之地全在陝西其發至陝西六路者為綱茶推
於川陝四路者為食茶若產茶之地除去推賣侵刻取

息太重搜捕苛擾差雇不和配賣賒欠預俵折納濫賞
諸敝則賣茶之地隨事制宜其目有六一曰路分全占
陝西州縣又推取京西之金州以東南望之疑若專利
太多以天下觀之阜通川陝之利以備邊而不病東南
則勢均矣故以熙河秦鳳涇原為禁茶舊路以永興廊
延環慶為通茶新路不禁舊路無以制蕃市不通新路
無以便民欲使通塞常相權則公私可以共利二曰賣
茶給曆抑配及官賣末茶今盡除宿敝又禁南茶無入
陝西使川茶常不失中價則民不知摧茶之害三曰茶
色不等蓋漢茶食嫩蕃茶食老雅州之名山自蘭州入
邈川至于于闐興元之大竹自階州入歐家自河州入
木波洋州之西邈茶自河州入木波至于三耶危谷今

區別茶品以入諸路則可以適漢蕃所宜四曰價直騰
踴則害馬價今以茶馬相宜以斤對寸高下適等矣因
宜增損則可以制邊備之費五曰博易奪市易之權汗
吏撓法法不可為汗吏廢今邊市博茶大者在馬其次
金帛去貪者之害乃可以通邊市之利六曰脚乘不均
蓋緣軍興脚乘踴貴故高立雇在邈以諸場所博汗濫
之物高價估折今若斟酌高下損其餘以資鋪兵則可
以均力使之任并定博馬歲額以萬八千匹又奏蒲江
鹽事云邈鹽舊價太高已蒙朝廷權減斤為八十五錢
然汗雜濕惡積敝未除今欲止絕汁淋灰土及煎膽水
止用元井正水煮一色鹽用權減價為定法專用食邈
州禁外来官鹽及小井鹽其汁淋等鹽八百六十二斤

乞於正額除之仍寬鹽戶舊欠十分除二分印民數十年之病於是悉除所奏皆即施行除直祕閣權發遣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提舉買馬監牧公事以職事入奏落發遣字朝論以宰府官屬當得中立不倚之士為助以公不附會朝廷必廢茶法已而公私便之故二年十二月除尚書左司郎中公語于弟昨按察川陝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論者未以為然是歲遂代前官領茶馬事前日所以繩治人者皆身當之在職歲餘法無寬闕不可行者士大夫乃頗見信故知無心以制事利害則合而聽之在人而已無間然矣初陪師閱時歲計添息以一百二十萬緡括克斂慈無所不至歲乃得

二百萬緡及公將使事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也四年十月除起居郎知公者賀曰公學問文章宜任論思獻納而經營四方餘十五年從此乃得涂轍公謝曰王事內外一耳豈敢有擇耶五年六月權中書舍人九月遷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公言比歲累進官無功狀固辭不敢就職乃以修撰充陝西路都轉運使賜紫衣金魚陝西紐習軍興帥府常侵漁歲計金帛監司為軍興時柄在帥府欲按舉則掣肘故瘖不治公痛以法繩治大府責其逋負六年十一月除給事中七年正月就職於是數月無除拜所駁奏法令二十餘事皆見聽自詔絕夏國歲賜邊臣往往邀功生事間小入鈔略雖亡失過當匿不以聞及幸勝論功則上下相

彖以冒賞朝廷既治通遠軍上首虜不實當之罪罰金
公駁奏不聽因復言今日閱實邊臣功過止用保明文
字而上功狀故不以實則無功者論賞死事者不見哀
卹軍律漸墮何以禦侮縱未特行貶黜宜自朝廷申敕
法令以懲後來五月戊子病疽甚卧家求致仕不允丙
申不幸捐館舍知與不知無不哀悼詔給賻賜有加焉
假官舍庇其諸孤下所屬調護葬事娶劉氏尚書屯田
員外郎致仕渙之女封彭城縣君先公歿十年子男四
人曰叔豹遂州司理參軍曰叔向太廟齋郎曰叔夏舉
進士曰叔敖封丘縣主簿女三人長適承務郎李遂餘
在室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讀書常自得意以為
學問之本在力行所聞而已不憚改過自新善用規諫
之言一言而善終身紀之其於不義小心畏避人笑其
怯見義而行膽氣烈烈無不歎息平生忠信孝友自以
無負於上下神祇張頡自江淮入奏計與丞相吳正憲
公語東南水旱意以為病新法正憲公至上前道之已
而上參問自東南來者皆曰無有有詔治語所從來頡
窘甚召嘗所與往來者計之莫敢過頡者召公而公至
頡問曰計將安出公曰士大夫豈効兒女輩語人前匿
之耶今所對者天子大臣嘗言之不可食未嘗言不可
強服頡乃釋然用公言得罪亦不深悔天資潔清非其
義雖飲食之物不虛受也到官必推廩給圭田與前人
然後就職罷官必亟解職推廩給圭田以與後人自少
長行之不變及為大吏廩給於法疑必辭厚而取薄非

矯揉為之心安而性服之也劉夫人沒後家事盡付諸子未嘗知有無旁無妾媵寢室蕭然惟書冊而已舉吏六百餘員必問能否不行請託其舉擢有罪小賊汙時見縱捨至酷吏殘民必擊去之在河東時過正平縣有民扶老嫗自言尉疑我竊盜笞掠我今母子共有三足指存問尉曰高士造以疑執訊此母子有實即奏罷之曰不去士造無以謝此兩母子之辜也留令司馬宏溫公兄之子右丞相范公之壻也望公薦拔公察宏為吏尚奇恠立誹謗不聽民言然及其縣吏民困於威虐皆無完膚即召宏數之曰不能改且奏罷若矣劉昌祚知代州役壯城卒繕官舍一卒墜地死監司會議欲案其罪公曰昌祚才器必為名將諸君幸緩其小過且為諸

君因行案之公與代州昌祚吏治軍政甚修方略耳目足辦邊事因作薦章極口稱道之故事遂已公之奏舉人皆此類也諸孤將以今年九月奉公及劉夫人之喪合葬于分寧縣雙井之臺平大夫公之墓次方求當世之君子位光顯而其言立且知公之表裏者為之銘以傳信來世庭堅越在衰削哀不能文公之遺事多所散軼追次其在者廣記備言以待來擇謹狀

元祐八年五月

臣第九姪

庭堅

狀

宋故宣州觀察使贈太尉和國公趙公行狀

公諱克敦字公厚按屬籍公於今上為從伯祖父乾興元年母原武郡楊夫人生於秦邸天聖九年賜名授左班殿直三遷為左侍禁景祐二年園丘禮成換右衛率

府率歷右領軍衛將軍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刺史右神
武軍大將軍儀州團練使左金吾衛大將軍階州防禦
使舒州防禦使宣州觀察使公天資高秀少工文藝蔚
然照映宗室長而篤好經術親近師友諸儒多與之游
聚書至數千卷務實求是不爲嫖誇晚節淡泊刻苦隱
約瞿眈之間啓手足於牖下恬漠而不亂初公在乾祐
實元中學虞世南正書爲大小學第一至和中上所屬
文八卷皆賜金帛勅書獎之濮安懿王判太宗正論公
文藝經術爲宗子表儀召試學士院阮逸嘗教授秦宮
與公游好去官合流鎮寓詩焉公報答之逸率其僚數
輩屬和逸詩用漢書五行傳故事非所宜言爲仇家所
告捕繫詔獄坐斥逐詩未抵公而事覺公猶以所善非

其人罰金由是杜門謝絕交游盡心於學其天文地理
醫方書文武藝事無不通東平王蚤世事太夫人極於
憂勤丁太夫人憂哀毀如不勝鄰里夜火公奉瓦窻以
出不問家事叔父承祐家人避火繆置寶器於公輜重
間弟克臻家人或匿之公家女奴與公爲公皆不知也
事定其下相告於是逮治公與克臻公怡然對獄悉自
誣伏傾囊橐償之具獄當罰金九斤詔奪三官項之大
宗正司訟公獄不直詔公具實公言火時所之誰不僥
倖有司求必得則失不辜者衆矣臣得罪不過失官也
然臣能鑄金亦未嘗用天子遣內侍馮宗道取其書鑄
作尚方不繆乃除其罪公因謝病乞致仕僦宅外居於
是賜昭德坊許公折洗院爲居第不聽公家居數上封

事言所聞民間疾苦慮或壅於上聞天子嘉納之元豐
末撰次東平王遺藁奏之手詔中書門下曰承幹父子
世有藝文在朝廷旌善与能之義宜舉褒典於是啓東
平之封公舍中有藥圃蓋十年嘗再至命子弟淪茗而
已退朝燕坐不覲婦女繩牀之下足跡隱然未嘗過宗
室飲不言有無祿賜入門親黨之貧者待之以炊及公
捐館舍家無餘貲子叔盜貸俸錢以奉窆窆如公可謂
好學樂施刻意尚行不溺於流俗者也前史稱河間獻
王大雅卓爾不羣公視河間豈有愧乎公享年六十有
有九訃開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夫人夏氏先
公沒三十餘年五男子在者三人叔盜右武衛大將軍
康州團練使張斌皆左壯殿直二女皆祿而卒

孫男九人庭堅與公皆姻連盛文肅公以故知公言行
曲折謹狀公世出官狀在邦居家訖于囑下請上考功
太常議所謚上國史院重編錄狀上右皆家傳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八

